

清澈的爱，永留天地

■陈巧钗

新年前夕，聆听习主席发表的2022年新年贺词。其中那句“清澈的爱、只为中国”的深情告白，让泪水瞬间湿润了我的眼眶……

我的弟弟陈祥榕牺牲已1年多，我仍然接受不了他已经永远离开妈妈和我的事实。他是军人，我理解他的使命与担当。但作为他的姐姐，在我眼里他只不过是刚刚成年的孩子。18岁的他，为捍卫国家领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弟弟能有这样的举动，妈妈和我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他从小就是个尊老爱幼、懂得感恩、坚强乐观的人。

妈妈常说，她怀弟弟时，肚子比身边其他孕妇大得多，一度让她以为是双胞胎。弟弟常在妈妈肚子里翻江倒海，弄得妈妈苦不堪言。妈妈说，这孩子出生后一定是个“小霸王”。弟弟出生后，我看着他安静地躺在妈妈怀里，闭着眼睛，长长卷翘的睫毛连着眼皮一动一动的，鼻子上有一些白色的小点，粉色小巧的嘴巴“吧嗒吧嗒”地动着，软软糯糯的样子可爱极了。我当时便暗暗告诉自己：“我一定要好好爱这个小家伙！”

弟弟会走路后不久，爸爸妈妈就带着他离开福建老家，去湖北做生意。爸爸妈妈的工作是把散户种植的香菇收购过来，粗加工后再卖出去。他们有时忙起来没时间照顾弟弟，就把弟弟锁在家里看电视。弟弟也特别乖，他会安安静静待在家，不哭也不闹。房东阿姨开了一间小卖部。弟弟再长大一些时，就会一边玩一边帮她照看店铺。房东阿姨对弟弟说，喜欢吃什么可以自己拿。但弟弟从小就受妈妈教育，别人家的东西不能拿，喜欢什么就告诉爸爸妈妈。他从不会拿店里的东西吃，有人来买东西了，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叫阿姨。阿姨也特别喜欢这个从远方来的孩子。

后来，爸爸妈妈到海南承包了芒果园。弟弟也被送回了老家，和奶奶、妈妈一起生活。尊老爱幼是妈妈常挂在嘴边的话：“奶奶年纪大了，自己能做的事要自己做，要听奶奶的话，做个好孩子。”家里炖鸡汤时，鸡肋被视为最有营养的部分，弟弟一定会把鸡肋给奶奶吃。堂弟比弟弟小两岁，两兄弟形影不离。妈妈常跟弟弟说：“你是哥哥，要懂



陈祥榕入伍前，与姐姐陈巧钗的合影。

姚久穗摄

得照顾保护弟弟，你的玩具和零食也要跟弟弟分享。”弟弟一直是这么做的，有好吃的、好玩的先让给堂弟。

我读高三那年，爸爸患上了癌症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他就离开了我们，留下刚在福州上大学的我、正上初中的弟弟，还有因为高昂医疗费被掏空的家。家中的顶梁柱倒了，妈妈也面临一个抉择：是继续到海南，还是留在老家？爸爸离开后的家是急需钱的。这时，远在海南的舅舅提出和妈妈一起承包芒果园，各项成本先由舅舅垫付。面对舅舅的帮扶，妈妈最终还是决定留在老家。她告诉舅舅：“虽然去海南可能会挣到更多钱，但是祥榕正上初中，正在叛逆期，我要留在他身边。”那段时间，妈妈早出晚归打三份工，上午在超市做售货员，下午到市场帮人卖米粿，晚上还会到米粿作坊帮工。对于妈妈的苦心，弟弟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他一心认真学习，一放学就回家帮妈妈干家务，还时常宽慰我不要担心家里。年幼

的弟弟力所能及地关心着妈妈和我，全力以赴地考上了高中。

在妈妈、弟弟的支持下，在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，我顺利大学毕业，留在福州，成为一名实习律师。一天，很少袒露内心想法的弟弟突然说他想当兵：“我从小就想当兵，以前年龄不够，现在我达到年龄了，我看到学校里的海报和宣传标语，今年征兵已经开始了，我想报名！”妈妈和我看着弟弟坚定的目光，听着他斩钉截铁的语气，都很欣慰。妈妈说：“当兵是很光荣的事，我们无条件支持你！”终于，弟弟通过自己的努力，顺利通过征兵考核。去部队前一晚，家里为弟弟举办了欢送会。席间，弟弟穿上新军装，光着脚丫，站得笔挺，恨不能再高出一大截，以显示他能保护妈妈和我的小男孩子汉气概。这有趣的一幕还被妈妈拍了下来。弟弟当兵走后，我们还时常翻看这张照片。

弟弟到部队后，一有使用手机的机

会，就会给家里打电话。每每问及他辛不辛苦时，他总是说不用担心他，一点都不辛苦。有一次，我刚刚做完一个小手术，因为麻药不起作用，术后躺在床上，疼得眼泪汪汪的。堂姐把这一幕拍下来发给了弟弟。弟弟看到照片后，打电话过来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突然觉得心里暖乎乎的，心想：这个“小屁孩”真的长大了。

弟弟入伍后第一次领到津贴4100元，寄给妈妈2000元，寄给我2000元，还叮嘱我要把钱拿一部分给奶奶。我问他：“你把钱都给我们了，100块你怎么够用啊！”弟弟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哎呀，我这边都不用花钱的，100块够了。”直到后来，我才从弟弟战友口中得知，弟弟并不是不需要花钱，而是不舍得花钱。

最先收到弟弟牺牲消息的是在老家的叔叔。那时，妈妈正在海南工作。叔叔怕妈妈着急，打电话轻描淡写说家里有急事，要她乘坐次日一早的航班回

趟家。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，叔叔谎称是弟弟在训练中受了伤，需要我们去新疆陪护。妈妈这才松了口气，打电话让我次日也到家。那是一个煎熬而漫长的夜，我一直默念着弟弟一定没事。但现实是残酷的。次日，先妈妈一步到家的我，从叔叔那里得知了真相。匆匆走进家门的妈妈，看到我泪流满面，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妈妈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，晕了过去。

到家第二天，来接我们的弟弟战友到家里探望妈妈，妈妈又悲伤得晕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坐上了去弟弟单位的航班。一路上，我还是不相信弟弟牺牲的事实。直到看到弟弟躺在冰棺里，我才相信，弟弟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。一位首长问妈妈：“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，我们会尽力满足。”妈妈却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我没什么要求。我只想知道他战斗时，勇不勇敢？”

从弟弟的遗物里，妈妈和我看到弟弟两封未能写下去的信，每次写下“亲爱的妈妈”便停笔。弟弟一定有很多话想对妈妈说吧，无言的告白，写就永恒的深情。后来，其中一封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。

现在，我有时还能在清晨听到妈妈的哭声。晚上听到她一遍一遍播放着弟弟战友们写弟弟的歌曲《榕儿》。妈妈常说：“不管是谁，在那种情况下，都会做出和榕儿一样的选择。”有时，当着我的面，妈妈也会自我安慰：“就当弟弟还在部队当兵吧！”

弟弟的牺牲，成为妈妈和我无法治愈的伤痛。曾经活蹦乱跳的他化作牌匾、证书和奖章。但我为弟弟骄傲，他那么年轻就清楚自己喜欢什么，并且最终牺牲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。“清澈的爱、只为中国”，弟弟做了每一名中华儿女都会做的事。

如今，我也以弟弟为榜样，身着“孔雀蓝”成为文职方阵的一员。身在军营，当那些与弟弟年龄相仿的战士日渐成为我熟悉的战友，当一次次看到他们朝气蓬勃、奋勇向上的模样，我开始理解弟弟那份“清澈的爱、只为中国”背后的家国深情……

(徐文涛、李荣荣参与整理)

当年腊八粥

■刘绍堂

腊八粥一喝，年味逐渐浓郁。

1965年的腊八粥，是我入伍一个多月后在军营喝的，滋味独特，温暖永存。我所在的一排有17位新战友往家写信将此事告知父母，其中有14位家长回信，说“连队好，如同在家一样”，鼓励孩子“当好兵、争第一”……后来，我们排里搞了一个家信展，请全连战友来参观。这顿军营腊八粥，极大鼓舞了新兵们的士气。

那年腊八前一天，连长张茂柏告诉司务长：“新兵离家不久，腊八一过，大年临近，会想家。在家喝腊八粥，咱在部队也要喝，让他们开心快乐不想家。”

这事让司务长犯了难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做腊八粥需要用到多种杂粮、花生米和大枣等。那时一切凭票证供给，市场上基本没卖的，上哪里去弄这些食材呢？

司务长急忙找炊事班长商量，打算去粮所沟通一下，买点黄豆、红小豆，煮混合米的豆浆来代替。此事，被前去打开水的新兵王桂祥恰巧听到。他回来在我们一排各班一说，战友们立刻想到离家时多硬硬塞进挎包中的一些小食品。这个说，我从老家带的花生米一直没舍得吃，正好用上；那个说，我这里有上好的乐陵金丝小枣，是主料；探家回来的一位老兵说，他带回了沂蒙山区产的山栗子，腊八粥中必不可少。大家边说边翻挎包，还有的拿出了熟干瓜、炒黄豆。排长辛安娃又从服务社买了两包蜜枣送来。大家将各种食材集中起来，整整两脸盆。

这食材送到炊事班时，司务长也正将几斤黄豆和一点红小豆买回来。他看到了这么多能煮腊八粥的原料，乐得合不拢嘴，立即吩咐炊事班将其洗干净后浸泡，以备第二天一早熬粥用。

腊八的早餐，全连各班都有了一桶香喷喷的腊八粥。这粥中，有新兵家乡的金丝小枣，带着母爱的温暖；有老兵从沂蒙山区捎来的山栗子，饱含沂蒙乡亲爱军的热情。

连长和指导员走进一排，进行了讲评。指导员说：“好啊，一排好风格，特别是新战友带来的家乡特产贡献出来，让军营的腊八粥滋味香甜独特，全连战友都感谢你们！天寒地冻，喝顿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身体健康不得病，训练备战往前冲！”连长红着脸绽开笑颜，扫视全场后，对一排长动情地说：“一排要名副其实，当好第一，不光是名在全连的排头，更要干在前头！这次你们做得好，即将开始的新兵训练更要当好排头兵！”

排长向连长庄重地敬了军礼，高呼“是”，全排“哗哗”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，尤其是新兵们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。窗外寒风刺骨，滴水成冰，营房内暖意融融。喝着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腊八节的韵味浓浓，新兵们离家不想家，一心想着苦练杀敌本领保卫国家。

如今，罗力立与老伴和儿子一起生活在山西运城。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红色题材儿童剧《大豆谣》，在全国公演。“西北小萝卜头”的故事，被越来越多人熟知。故事中，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感染激励了很多人。对罗力立来说，这一切，都是对父亲罗云鹏最好的告慰。



家事

发上雪

■马庆民

故乡的第一场雪，悄然而至。

在同母亲微信视频时，我看见那漫天飞舞的雪花，飘落在我熟悉的小院，我这个游子的心也不禁一暖。

儿时，我怕冷，却总盼着过冬。因为每当大雪纷飞时，我便可以冲进风雪中玩耍，玩累了就回屋坐在滚热的炕头上，看窗外的雪花大朵大朵地落下。住住这时候，房门开了，寒风拥着母亲走进来。她一边扑打头上和衣服上的雪，一边说：“好大的雪啊！”我看着我头上的雪笑着说：“娘，你变成白发老太太了。”

那些年的风雪没能阻挡母亲奔忙的脚步，她在雪地里留下了许多脚印。这些脚印又被雪覆盖，但在我的心底却从未消融。

我读中学时住校，有一年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晚自习时，窗外西北风呼呼地刮。冷不丁，风从窗户缝隙钻进来，裹挟着零星雪花，掉在皮肤上冰凉。雪越下越大，等我回宿舍时，地上的雪没过了脚踝。

第二天，我正在上课，同学告诉我，家里有人来找我。

我踩着积雪，一路飞奔回宿舍，发现是母亲来了。母亲见到我，急忙伸手拂去我身上的雪，责怪道：“俺让你上周带着棉衣来，你不听，非说不会下雪，这回挨冻了吧，看你长不长记性！”接着，母亲从布袋里拿出棉衣、棉鞋：“赶快换上吧。”我点点头，立刻换上，母亲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那饱含母爱的衣物，瞬间温暖了我的身心。那天，我目送母亲离去，看着她在大雪中深一脚、浅一脚的背影，不知不觉泪眼蒙蒙。

后来，我参军去了远方。驻地东北的雪，似乎整个冬天都下不完。同家乡的雪一样，它们以一种最美的姿态到来，把思念和牵挂都悄悄覆盖。而今，我驻守在江南一个很难见到雪的城市，幸好还有母亲，同我分享故乡每一场雪到来时的欣喜。

“娘，院子里冷，赶紧回屋吧！”回到屋内，母亲像当年一样，扑打头上的雪花。我知道，那些落在母亲头发上的雪，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消融……

红色传家宝

在83岁老人罗力立的家里，珍藏着一条旧毛毯。这条毛毯比她的年龄还要大。每每轻抚它，罗力立便会想起那段作为“西北小萝卜头”的苦难童年生活，想起那些在沙沟监狱关爱她的叔叔阿姨，想起父亲同她和母亲诀别时的坚定眼神。

1940年6月6日凌晨两点，一群国民党警察粗暴地闯入罗力立位于兰州的家，逮捕了她的父亲罗云鹏。

罗云鹏，原名张会璇，黑龙江巴彦人。1938年，他来到兰州，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公开活动。也是在那时，他起了罗云鹏的化名，寓意凌云壮志、大鹏展翅。后来，罗云鹏任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，并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和谢文敬同志的直接领导下，深入到工人、劳动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，组建了多个进步团体和读书会，并出版进步报刊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。后因叛徒出卖，罗云鹏不幸被捕。

母亲樊桂英在罗云鹏被抓走的当晚，焚烧了所有文件和资料。第二天下午，她和8个月大的罗力立，也被关进监狱。

辗转关押多地之后，一家三口最终被关在了兰州的沙沟监狱。这是一座曾残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秘密监狱。

7岁前，罗力立一直被关在这里。空气潮湿，气味难闻，到处是跳蚤……这些都牢牢刻在罗力立的记忆里。唯一从家里带进监狱的，是一条旧毛毯。每到夜晚睡觉时，母亲总是将它披在罗力立的身上。

在监狱中，罗云鹏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号，罗力立则与母亲被关在一起。一家三口只能偶尔见面。罗力立记忆中的父亲，慈祥而温柔。每次见面，父亲都要抱着她，给她梳头，为她唱歌：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

温暖生命的记忆

■陈治国 汪涛



在一档电视节目中，罗力立展示陪伴她80多年的旧毛毯。

作者提供

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父亲唱歌时，常常陷入悠远的回忆。当时，父亲的脸上总是挂着伤痕，身上也总是青一块紫一块。罗力立问：“爸爸，你身上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呢？”父亲只是笑一笑，没有回答她。

监狱里关押着许多革命同志，他们都很爱护罗力立。放风的时候，他们会逗罗力立，把她抛过来，接过去，玩“荡秋千”游戏。看守说，幼小的罗力立不是犯人，所以不予发放口粮。为了不让罗力立饿肚子，大家都舍不得吃完口粮，每人匀一点稀粥，窝头给罗力立吃。在众多狱友中，罗力立印象最深的，是一位被大家称作“W”的叔叔。每次放风的时候，W叔叔又唱又跳，有时候跳个新疆舞，有时候捡纸片画一幅画。后来，她才知道，W叔叔就是被人们称为“西部歌王”的民族音乐家——王洛宾。

王洛宾很喜欢罗力立，一有空就会和她说话，给她讲故事。他说，天堂里有美，地狱里也有美，他可以在这个地狱里，为大家点燃艺术的生活。

在一次放风的时候，罗力立在地上

捡到了一颗看守掉的蚕豆。蚕豆脏兮兮的，但罗力立还是咬了一半。咀嚼几下，那香气立刻弥漫在罗力立的嘴巴里。从小在监狱长大的她，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罗力立拿着剩下的蚕豆，找到了王洛宾。

这颗脏兮兮的蚕豆，击中了王洛宾柔软的心。他心中酸楚，回到牢房后，用一截牙膏皮在一个纸烟盒上，写下了儿歌《大豆谣》：“蚕豆秆低又低，结出的大豆铁身体。牢房的丽丽夸大豆，世界上吃的数第一。小丽丽笑眯眯，妈妈转身泪如雨。街头上叫卖糖板栗，牢房里大豆也稀奇。小丽丽有志气，妈妈的哭声莫忘记。长大冲出铁大门，全世界大豆属于你。”（罗力立原名罗俐俐）“全世界大豆属于你”，对于当时的罗力立来说，是多么美好的期待！

1994年，王洛宾专程赶到罗力立

本版投稿邮箱：jbrjrt@163.com